

## 泰国缅甸难民在就业上面临的挑战和原因

作者：伍宣静

根据联合国移民组织 (IMO) 的统计, 截至 2025 年初, 泰缅边境及泰国境内已有超 333 万注册的缅甸籍难民, 创历史新高, 其中超六成难民已在泰国境内滞留超过五年, 成为东南亚持续时间最长的难民危机之一。

“我应该是在 2008 年来到泰国, 我们在难民营里待了大概 15 年。” 在湄索的缅甸难民女孩穆说。缅甸难民逃到泰国, 一方面为了躲避缅甸国内的冲突战乱, 另一方面希望获得生计支持, 因为缅甸国内极低的收入无法支撑其日常生活。经济是他们来到泰国的主要目的, 包括寻找工作和生意机会。目前在泰国注册的有劳动能力的缅甸难民约有 230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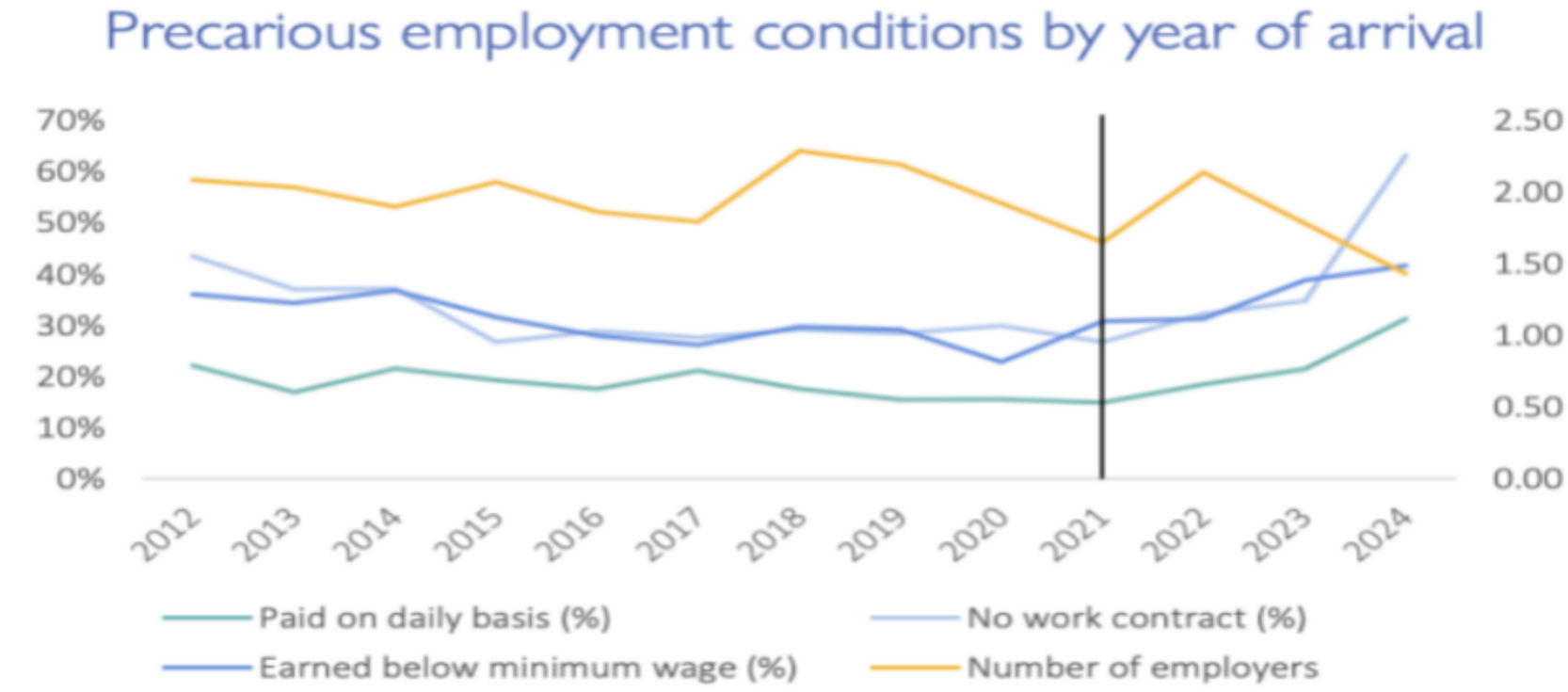
然而, 现实并不如他们想象那样。

“我很高兴我们获准在泰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但作为难民, 我们在这里做不了什么, 我们的行动受到限制。” 难民普雷说, “我们没有谋生的机会。”

由于身份限制, 大多数缅甸难民抵达泰国后从未进入大城市, 而是在山区和村庄生活了十多年。尽管逃离了缅甸的动荡, 缅甸难民在泰国仍陷入生存困境, 尤其在就业问题上面临着多重挑战。

### 就业困境：非正规就业与系统性剥削

近年来, 随着难民潮的加剧, 在泰缅甸难民的就业不稳定性愈发严峻。2025 年联合国移民组织 (IMO) 报告指出, 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 其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 而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的比例和无劳动合同雇佣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缅甸难民就业不稳定状况趋势（按抵达年份划分）

数据来源：国际移民组织，2025 年报告

**由于身份限制，大多数缅甸难民无法通过正式渠道就业。**

截至 2024 年 7 月，约 170 万缅甸难民被认定为非正规身份，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正式就业所需的身份文件和工作许可证。

这些缺乏身份的移民，相当一部分被限制在营地内，无法合法就业，只能通过个体营生维持生计。在泰国北部，缅甸长脖子凯伦族女性通过开发“长颈村”民族旅游项目获得收入；一些难民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制作和售卖手工艺品；甚至有些难民，只能在难民营中通过垃圾回收来维持生活。

另一部分则通过非正规用工，在农业、制造业、渔业、建筑和家政业的低技能岗位工作。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缅甸移民工人约占泰国这些行业劳动力的 80%。

**即使找到工作，超三分之一的难民的月收入远低于泰国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同样的工种，泰国人所获得的工资往往是缅甸籍工人的两倍甚至更多。这些工人的日薪通常为 200 泰铢，而对于未成年人，这一数字甚至降至 100 泰铢。“我们去年在湄索走访了很多家庭，很多小孩初中毕业就辍学帮工，日薪不过 100 泰铢。”在泰国做了十年田野调研的学者 Hong 说。

即便是缅甸难民中极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的薪酬收入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在缅甸难民营中教书的老师，每月工资只有 5000 泰铢（约合 1000 元人民币），而在 NGO 工作的缅甸难民女孩穆，每月工资只有 4500 泰铢。

很多难民还需要把微薄的收入用来偿还移民债务。根据 IMO 的数据，近三分之一的难民承担着债务；每四名难民中，就有一人收入无法满足基本开销。

**在就业过程中，非法用工剥削和泰国本土就业保护限制让缅甸籍难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由于缺乏合同和合法身份等法律文件保障，缅甸难民容易遭受剥削和虐待，包括克扣工资和暴力。泰国一家拖鞋厂的缅甸难民经常因操作充满高温热气的机器而受伤，但却在向上级报告病情时被解雇。根据难民的描述，工厂认为，非法移民就只能得到非法工资。“我和其他无证工人每天只赚 200 泰铢（约合人民币 44 元），但所有人的工作量是一样的。”难民 Myat Thida 说。作为无证工人，她的收入大约是有证件工人的一半。





安东尼·格雷塞福/TNH

缅甸难民在泰国北部温亨县的田间劳作，工资日结 300 泰铢（约 66 元人民币）

图源：thenewhumanitarian.org

中国一家社会企业在2024年的实地调研发现，泰国警察以遣返为威胁向缅甸难民索贿，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这不仅加重了缅甸难民的经济压力和负担，被遣返的难民还会再次偷渡到边境，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泰国的本土保护政策也限制了缅甸难民获取工作的机会。“在泰国，外国人不能随便当导游，哪怕他有身份，只要不是泰国国籍，很多行业就做不了。缅甸难民在泰国就业面临的困难，跟泰国的本土保护也有很大关系。”学者 Hong 说，“在全球那么多弱势群体之中，泰国的缅甸难民群体算是我接触到的，需求最大的群体之一。人口多，经济不好，并且受到很多限制。”

### 根源剖析：语言壁垒、教育断层与身份枷锁

语言不通构成了首要障碍。不会说泰语限制了缅甸难民在泰国的生计发展，以及自身权益保护。

国际移民专业教授 Supang Chantavanich 的研究曾发现，超过半数在泰国生活五年以上的缅甸难民能够进行泰语交流和写作。然而，这并非全貌。

难民女孩穆表示，难民营中学校所提供的泰语课程相当有限，只能满足基础交流，无法满足学习和工作的要求。“我可以听懂一些泰语，但我不会说，也无法回应别人。”



“如果我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泰语，我们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职场剥削。” 缅甸难民 Nwe Nwe Moe 在参与联合国劳工组织为难民开设的泰语培训时说。“语言培训不仅有助于工人与雇主沟通、获得公共服务，还能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对话，这对于保障他们的权利至关重要。”S2SR 东南亚环境评估项目首席技术顾问表示。

**教育资源匮乏造成了能力鸿沟，高辍学率和技能培训断层让难民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Supang 教授的实地调研发现，只有不到 13% 的缅甸难民读到高中 (10 年级)。“很多难民的孩子基本读到小学，而且可能就二年级、三年级就辍学了，而且在那之后没有任何的教育。” 学者 Hong 说。同时，区别于传统学校，缅甸难民学校基本上由缅甸人自发成立，没有任何政府支持，缺乏正规的办学资质。学校的教师主要是缅甸人，本身的教育水平也较为匮乏。

尽管一些 NGO 在湄索和曼谷设立了职业教育培训课程，例如缝纫、烹饪等基础技能课程，但这些课程的覆盖范围有限，许多难民无法获得实际的技能提升机会。“我们学校每两个月才会有一次课程，一个班大约 20 人。尽管我学会了做果汁，也在餐厅实习过，但这并不能保证我能找到工作。” 穆在采访中说道。

**合法身份缺失仍然是在泰缅甸难民问题的根源。**因为身份限制，即便完成大学教育的难民青年也只能在难民营里从事低薪工作。“我没有泰国的合法身份。虽然我在难民营里接受了教育，但我们的教育不被认可，所以毕业后我们没有工作。” 乔奈，一位出生在湄拉难民营的缅甸难民说。“很多在泰国出生的缅甸难民孩子甚至都没有身份。”



缅甸难民在泰国难民营等待为婴儿办理出生登记，这是防止无国籍状态的重要一步。

图源：联合国官网



在泰国，难民如果希望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必须持有有效的身份证明，包括联合国难民署发放的难民卡（UN Card）和泰国政府颁发的工作许可。然而，根据难民署的数据，约 40% 的缅甸难民没有合法身份文件，超 60% 的难民没有合法的工作许可。

此外，缅甸难民获取身份的渠道和方式也较为匮乏。首先，获取合法身份证明的过程非常繁琐，需要提交大量的证明材料，且审批周期较长。即使难民完成了这些复杂的流程，大多数难民家庭也难以承担费用。“办理合法身份证明和工作许可的费用大约为一万多泰铢，也就是两千到三千人民币，这对当地收入微薄，且还承担负债的难民而言，是一笔难以企及的费用。”学者 Hong 说。

由于缺乏身份，难民无法离开营地，也无法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工作机会。“如果我要离开难民营，去曼谷上学、工作或就医，都需要合法身份文件。”穆说，“所以，我现在只能在难民营的 NGO 工作，帮助老师传输数据、购买文具并协调组织一些简单的培训。”

### 解决方案：NGO 行动、身份赋能与创业扶持

**众多 NGO 在当地通过资助教育、为缅甸劳工争取权益等方式为难民提供就业支持。**

在湄索有一些 NGO，如 the Borderline，致力于通过教育项目和小微金融帮助缅甸难民脱离贫困。他们通过出售缅甸女性制作的手工制品，为难民创造营收。此外，他们也组织女性难民在湄索经营咖啡店和美术馆。

还有一些组织如 AWO，致力于帮助缅甸难民抵制雇主的非法用工剥削。

AWO 的组织者说：“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项目，也许短期内会有帮助，但有了工会，我们就能靠自己赢得正义。”迄今为止，AWO 已经帮助了大约 2,000 名缅甸劳工解决解雇争议、不良的健康和安全规程等问题。

**虽然缅甸难民就业仍是系统性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全面解决，但我们可以通过切实行动，助力部分难民改善现状。**

“如果说我们能为缅甸难民，特别是青少年能够做些什么，主要还是解决身份和创业帮扶两方面。”学者 Hong 说，“一方面，可以选择一两位青少年，帮助他们取得合法身份，一般一个人大约是两三千元的人民币。我们来看解决身份问题之后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启动资金做创业帮扶，比如做房东。我们帮助一位难民学生租一个房子，搭建 Safe House（安全屋），租给当地来读书的青年学生。让他自己去管理这样的房子，做一个小小的二房东，获得租金收入，这何尝不是一个小小的生意呢？”

教育赋能、身份合法化、创业扶持，每一份微小的支持，都在让 333 万缅甸难民的‘生存困境’，逐渐成为‘发展可能’。

## 参照资料:

1. 联合国移民组织. (2025). Myanmar Migrants in Thailand [报告]. 检索自:  
[https://thailand.iom.int/sites/g/files/tmzbdl1371/files/documents/2025-03/myanmar\\_migrants\\_thailand\\_jan25\\_final-1.pdf](https://thailand.iom.int/sites/g/files/tmzbdl1371/files/documents/2025-03/myanmar_migrants_thailand_jan25_final-1.pdf)
2. 联合国难民署. (n.d.). 缅甸难民踏上回家路。检索自:  
<https://www.unhcr.org/cn/12917-%e7%bc%85%e7%94%b8%e9%9a%be%e6%b0%91%e8%b8%8f%e4%b8%8a%e5%9b%9e%e5%ae%b6%e8%b7%af.html>
3. AWO International. (n.d.). 缅甸移民劳工权益支持。检索自:  
<https://www.awointernational.de/en/>
4. Borderline Collective. (n.d.). 缅甸难民教育与经济赋权。检索自:  
<https://borderlinecollective.org/>
5. Al Jazeera. (2022, May 30). In Thailand,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fight to organise. 检索自: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2/5/30/in-thailand-burmese-migrant-workers-fight-to-organise>
6. IDE-Japan. (2010, June). 泰国缅甸移民就业现状 [报告]. 检索自:  
[https://www.ide.go.jp/library/English/Publish/Reports/Brc/pdf/10\\_06.pdf](https://www.ide.go.jp/library/English/Publish/Reports/Brc/pdf/10_06.pdf)
7. The New Humanitarian. (2024, November 21). Abuse, conscription, drug addiction: Myanmar refugees speak of life in Shan State. 检索自:  
<https://www.thenewhumanitarian.org/news-feature/2024/11/21/abuse-conscription-drug-addiction-myanmar-refugees-speak-life-shan-state>
8. ReliefWeb. (n.d.). There's a wall between us: New school year begins in Thailand as funding shortages hinder education for refugee children on Myanmar border. 检索自:  
<https://reliefweb.int/report/thailand/there-wall-between-us-new-school-year-begins-thailand-funding-shortages-hinder-education-refugee-children-myanmar-border>
9. 国际劳工组织. (n.d.). 泰国移民工人泰语培训项目。检索自:  
<https://www.ilo.org/resource/news/thai-language-training-for-migrant-workers>